

地砖脱落,慢车道“破相”严重

长江大桥“文物级地砖”能否换掉?

日前有网友拍下南京长江大桥慢行道的“破相”照片,并发帖呼吁关注。记者探访也发现,大桥慢行道的地砖破损得厉害。尴尬的是,长江大桥目前算是“文物”,这“原版地砖”还不能轻易更换。不过,有关部门昨天表态将联系专家,在不改变大桥原貌的基础上,争取寻找更结实耐用的材料。

□见习记者 郝多 快报记者 胡玉梅 朱俊俊

【实地探访】

大桥慢车道破相严重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南京长江大桥。大桥两端引桥的非机动车道是水泥路面,偶尔有一些破损,但不算严重。从南堡的工农兵雕像开始,大桥慢车道就是红色小方砖铺砌的路面,一直延伸到北桥头堡,总共1500多米。记者从南桥头堡往北走,没多远,就看见一片大面积破损,将近40块红地砖不见了,露出灰色的水泥地面,破损面呈各种不规则形状,看上去就像俄罗斯方块。地砖大面积破损的地方甚至还有积水,经过的电动车不断溅起脏水。桥中间的情况稍微好些,但是每走几米都能看到少了一两块地砖,由于红色灰色反差很大,看上去十分明显,坑坑洼洼的,就像一个疤痕。记者初步估算了一下,正桥部分的地砖路面,平均每100米有20块左右的破

损地砖。

一位骑电动车过大桥的女士告诉记者,她家住江北,每天上下班都要过大桥,因为觉得坐车太堵,时间完全不能自己掌握,所以就选择了骑车过桥。但是哪知道骑电动车的人越来越多,路也越来越难走,“原本这路是只给行人通过的,现在住江北的人太多了,没办法,大家都骑。现在路被骑成这样,每次过桥,肺都快颠出来了,车上好多零部件也给颠掉了。经常还能看到有人半路爆胎,推着过桥。”

一对正在拍照的情侣告诉记者,他们是来南京游玩的,特意来看看小学课本里提到过的南京长江大桥,但是这个非机动车道的路面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和他们心目中的大桥光辉形象差距太大了。

【为何如此】

走人的地砖走了非机动车

上海铁路局南京桥工段段长金辉昨天介绍说,大桥的非机动车道原本就不是用来骑车的。“在四十多年前,设计长江大桥的时候,两侧的路段仅供行人参观使用。因此,为了美观,大桥正桥面的两侧铺上了红色的地砖,而引桥的两侧是用混凝土铺设的。”

因为当初没有考虑到承载非机动车,所以这些红色的地砖荷载率都不高,被摩托车、助力车等无数次碾轧之后,破损率在所难免。所以,在金辉看来,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大桥慢车道不让非机动车走。

南京交警九大队的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实际上长江大桥桥面确实没有非机动车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规定说大桥可以行驶非机动车。“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过江的需求太大了。”这位负责人说,很多人家住桥北,但上班的地点却在桥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私家车,而坐公交又有可能太堵太挤,所以对于一些市民来说,骑车过江是最好的选择。但因为桥面坡度很大很长,骑车人多选择了一些大功率的非机动车,如助力车、电动车。根据交警不完全统计,目前长江大桥每天过往的非机动车辆要接近3万辆。



慢车道上地砖脱落(图片来自网络,请作者与快报联系领取稿酬)

【解决途径】

地砖不经轧,能否换掉

“我们每年都不知道要维修多少次,破损的地方看到一次就修一次。”金辉说,对大桥而言,晚修不如早修,大修不如小修。如果破损了之后不及时维修,车辆经过坑洞的时候,对大桥的冲击力反而会更大,所以必须及时修补。

既然非机动车道的地砖已经不堪重负,为什么不能把正桥面上的地砖跟引桥一样,换成混凝土呢?这样不是更结实吗?

“这在政策上是不允许的,所

有针对大桥的维修,必须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金辉说,因为大桥不同于其他的建筑,南京长江大桥正在申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这也意味着,以前是红色的地砖,现在维修,也必须用红色的地砖,如果换成混凝土,就跟以前的原貌不一样了。所以他们面临的一个尴尬是,地砖坏了之后,他们去买了重铺。但市场上所有销售的地砖,只是供人步行的,这导致新铺上去的地砖会在短时间内破损。

桥管家将寻求专家支持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长江大桥虽然年龄不大,还没有过半百,但已经被多次提名“文保”。早在2006年,长江大桥就被提名列入南京市第三批市级文保单位,但没有成功;而后,江苏第六批省级文保单位申报,长江大桥再次被“提名”,依然没成;2009年,第七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申报,在国家文物局的建议下,长江大桥以增补名单的方式出现。但两年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名单迟迟没有公布。不过,大桥现在已被第三次文物普查登录为“不可移动文物”。

由于受到文物保护政策的限制,大桥在维修上有许多限制,如果必须用用地砖,可以换一些材质

更好的地砖吗?

“其实我们现在铺上去的地砖,购买的都是最好最结实的。”金辉说,但再结实的地砖,也只是供人行走的,经不起助力车、电动车的反反复复碾轧。

金辉告诉记者,早在十年前,全国一些顶级的材料学方面的专家就曾经到大桥考察过,想用一些新型的路基材料,对大桥桥面进行修复,但结果都是失败而回。“因为大桥的环境太过恶劣。”金辉说,关键是车流量太大,已经超过了当初的设计,而非机动车道也是如此。

不过,金辉表示,最近他们还会跟东南大学的一些材料专家进行接触,希望有更好的材质能够替代慢行道的这些“原版地砖”。

俗话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滨湖街道三位60多岁的大妈,联手打造了声名鹊起的南京首支大爷超模队。两年来,这支大爷超模队参加了六七十场公益演出,多次在省市比赛中夺冠。最近,这支队伍还将受邀参加今年央视社区春晚呢。

她们究竟靠什么把这帮宅在家里的寂寞大老爷们变成了星光闪耀的草根明星?

大爷超模队三位大妈打造

南京首支大爷超模队还将受邀参加央视社区春晚呢

1号大妈:陈思中 边充电边为大爷们“开小灶”

今年70岁的陈思中本来是名医生,也是晚霞情艺术团的一名文艺骨干。退休不久,她被亲家母韩传萍拉到滨湖街道凤栖苑社区“众乐艺术团”,负责训练大爷超模队的基本步法和服饰。

她说,这些大爷们都是60岁以上,老胳膊老腿的,90%的人没接触过文艺舞台,形体、姿态都不标准,或驼背,或将军肚,让他们在舞台上走猫步、耍酷,教起来特别费劲

陈老师说,为了让他们在舞台上演绎得更加精彩,她主动请自己的老师帮忙挑毛病、找不足,还加班加点为他们“开小灶”。

其实,陈老师她们都是边教学边充电,“你没有几下子,征服不了这些见过世面的大老爷们。”她坦言,自己从未停止过学习,先后师从模特圈内有名的崔琦和王野两位老师。至今,她还在上南京医科大学老年大学“充电”呢。

2号大妈:赵世秋 瞒着家人抱病为大爷们上课

62岁的赵世秋在大爷超模队中,主要承担编排、提升工作,她还是建邺区老年大学、市委老干部艺术团的舞蹈老师。记者采访时,她正在训练大爷们搭肩单腿支撑平衡这个动作。为了让大爷们的动作令人耳目一新,她还刻意“挖掘”他们的潜力,让他们做俯卧撑等“毯子功”。

“即使练地上的功夫,对这些大老爷们来说也是不易。”不少大爷们膝盖磨破了。年纪最大的陈运武老人,练膝盖跪地动作时,磨破的膝盖发疼了,一个月没有见好。大热天,大爷们练得汗流浃背。赵世秋也很辛苦,去年4月,她左眼患缺血性神经病变,几乎失明。现在,她瞒着家人继续为大爷们上课。

“我们都不图什么,就觉得自己有成就感。”她表示,把大爷超模队品牌做大就满足了。

3号大妈:韩传萍 甘愿做大爷们的“贴身保姆”

今年60岁的韩传萍除了打理200多人的“众乐艺术团”外,百分之八十的精力扑在大爷超模队上,主要承担后勤、协调、接任务、日常服务管理工作,因此她被人戏称“重男轻女”。

她自称是这些大爷们的贴身“老保姆”。别的不说,仅大爷们上台表演的服装就有上百件,每次演出服的洗、烫、整理和归类,都是她一人独立完成。她还把孝顺的儿子也拉了进来,经常让他开着车陪她买服装买东西。

韩传萍说,最让她们犯难的是,在“魔鬼训练”中,一些大爷难以适应要退堂鼓,“我们就像对待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一样,软硬兼施地管理调教他们。有时连吓唬的招数都用上了。”如今,22名队员都很服管。

通讯员 俞宁 钱年华 林厚彬 快报记者 钟晓敏

无名流浪汉“老流”之死

老流一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昨天,在遗体被拖走后,他全部的家当——一张破席子、几床烂棉被和一双绿色的军用鞋还留在雨花台区龙福山庄门口的天桥下,一个没有把手的透明水壶里装着从池塘里打来的水,十多瓶的玉屏风口服液散落在瓶二锅头旁边。几天前,他还住在一墙之隔的桥洞里。

关于老流,周围居民只知道他是一个怪人:以天桥为家,吃垃圾、喝池塘水,不受嗟来之食。没有人知道老流叫什么,来自哪里,在想些什么。“老流”只是这个流浪汉的代号。

在小卖部李阿姨的印象里,老流是个“野人”。“喝池塘的水,从来不吱声。”李阿姨曾拿了一个馒头给他,但他理都不理就走开了。

老流偶尔也会到安德门菜市场里,但没人见他要过饭。“一身的臭味不说,还对人爱理不理的,”一个卖干货的阿姨说,曾有不少人可怜他,主动要送吃的给他,或者跟他“搭两句”,但他看都不看一眼就走开了。

除了在铁路执勤的老丁外,老流没跟周围的人说过话。7月22号,轮到老丁值班,他看到老流横躺在铁道上。老丁跑到老流身边喊他起来,从不说话的老流

竟然开口说了两句话:“我不想活了,我活不长了。”老丁只好硬把老流拖走。

前天下午3点,在安德门卖菜的王师傅见过老流。当时他戴着蓝色的帽子,一瘸一拐地在菜市场的巷子里晃荡。

老流又一次出现在路人视线中,是在他“家”的池塘边。老流蹲在岸边的石头上,两手捧着水大喝了口,喝完把水壶装满,站起身来,还在岸边跳了几下。旁边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娘看见了,笑着对老流说了句“这可真是个怪人。”

下午5点,家住龙福山庄的陈

大爷和几个同伴一起出来散步。他当时看见老流正趴在铺盖上一动不动,小腿上有一道四五厘米长的伤口。同伴们说,他经常这么睡着,死不了。

第二天早晨6点,陈师傅再次出门经过时,老流依然安静地趴着。陈师傅立刻喊来老丁。老丁跑过来看一眼,“他死了。”法医到场后,确定老流已经死亡。没有人知道老流死亡的确切时间,更多的人甚至都不知他已经死了。在附近居民看来,这个偶尔能在路上碰到的流浪汉,永远都生活在一堆垃圾旁。(张先生线索费60元)实习生 刘旌